

##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

——访Manildra Group Companies高级管理

叶国穗校友

■ 林婉婉

生怕这场采访出差错，我早早就在酒店大堂等候。叶国穗带着满身风尘走进来，一只手拉着行李箱、提着公文包，另一只手拨着手机号码想要找我。一见面，他悄悄地把漂洋过海的舟车劳顿藏在眼底，热情地朝我伸出手来，夹带着氤氲在太平洋上空海水温润的气息。这轻轻的一握，安抚了我满怀的忐忑。

不像南方人，他的身材高大魁梧，也许是因为祖先从北方辗转迁徙而来，到了他这一代，是土生土长的老广；像南方人，他没有北方大汉的粗犷豪放，言谈举止透着南方书生的儒雅，像一块沉稳的玉石，不露锋芒，不事张扬。

我好奇：“是什么品质促使您取得今天的成就？”他轻描淡写：“没什么的，都是命里面注定。一个不小心就去了华师、华工，一个不小心就去了美国、澳大利亚，一个不小心就给公司做高管直到现在。”

橘黄灯光下，醇厚咖啡香中，往事隔着岁月烟尘和纷繁人事被娓娓道来，他的神情也染上了柔软的色彩。



《《 叶国穗 YEGUOSUI

[人物名片]

叶国穗，男，1951年生于广东广州。1968—1973年在东莞市沙田插队当知识青年；1973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生物系；1979—1981年在华南工学院（现华南理工大学）微生物工程当助教；1981年到美国密苏里大学读书，取得食品系硕士和博士学位，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该校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；1987年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；1990年全家迁移到澳大利亚，在Manildra Group任高级管理至今；2012年开始，和夫人梁倚玲成立南星地产发展公司，在悉尼市开发房地产。

## 怀赤子良善心 做至善纯粹事

1968年，受“文化大革命”冲击，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叶国穗中断了学业，被下放到东莞市沙田插队当知识青年。在时代的洪流中，个人沉浮如同砂砾入河不值一提。在一望无际的旷野里，心灵飞翔得自由而辽远，现实却被束缚在这方寸之间。他日复一日地插秧、施肥、除草，等待收割，也等待着自己的未来。白云苍狗，四季流转，远方的风一遍遍抚过稻田，让它们弯成了微笑的弧线；沿海的雨一次次渗入大地，也安抚着他年轻躁动的内心。

有一次，生产队队长的妻子因脚疾从东莞赴广州求医。一个农村的妇女，四下里举目无亲。却因为衣着破烂老土、光着脚，甚至因疾病而行动不便，其他队友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，都支支吾吾地婉拒她的求助。拒绝一次求助并不难，无可厚非，难的是面对自己良知的叩问。叶国穗没有嫌弃或者多虑，把队长的老婆接到了自己父母家里，忙前忙后，尽心竭力：在已是拥挤的家里把家具东腾西挪为她空出一张床铺的位置；为了照顾她的病情每日加菜；麻烦自己的亲朋好友联系到可靠的医生……“就是觉得她可怜，一个人到了广州无依无靠，想要帮帮她。”

所有的细微时刻之下都隐藏着春暖花开冰面破裂的巨响。梁文道说，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，就是来自这种时刻。

1973年，当生产队可以推荐知青返校读书时，大家无不争先恐后地自荐甚至送礼求人情，想要争取到宝贵的名额，叶国穗却不为所动，不愿走旁门左道，安心地听从组织的安排。生产队队长欣赏他平日工作的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也感念他对妻子的“滴水之恩”，在几百份申请名单中，推荐了踏实肯干、心地善良的叶国穗。因缘际会，他进入了华南师范大学生物系。怕这件事被夸大了，他反复强调：“只是一件小事，只帮了他们一点点，人家记在了心上。”

## 读浩繁万卷书 行迢递万里路

叶国穗的父亲叶振华教授是华工化工专业的创始人之一，一生为中国化



叶国穗（右五）兄弟三人和母亲参加母校60周年晚宴

工事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父亲对华工的奉献、对科研的献身鼓舞着年轻的叶国穗。

1979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叶振华回到华工化工学院任教，叶国穗也跟着来到华工，在食品学院工业发酵专业担任助教。早在初中时，因为父亲的缘故，他常常到华工的实验室参观。当其他少年成群结队地走街串巷、游荡玩耍时，他沉迷于实验室中琳琅满目的实验器材，惊叹着不同溶液相互反应的神奇变化，好奇于精密计算得出的复杂结果……他不无感慨地说：“没有华工，就没有我今天。”他全家8人——父母、兄弟3人及各自夫人全部曾于华工读书或工作，可谓是真正的“华工人之家”。

担任助教期间，他帮助教授、讲师准备微生物实验，也帮助学生准备实验器材、监督实验过程、解答问题，还参与味精的微生物实验科研工作。他喜欢食品研究，于是在研究生期间选定了食品微生物这个方向。“从学习生物，到微生物助教，到硕士、博士时钻研食品微生物，去澳洲工作又变成化工方向。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。”

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原本是叶国穗的弟弟想申请去美国，但弟弟当时已经是华工的研究生，当时国内有研究生不能出国的特殊政

策。母亲一边摘菜一边像是临时起意：“既然你弟弟不能出国，不如你去申请试试看吧。”

柴静在《看见》里说，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，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，这才是活着。为了追求更广阔的领域、学习更精深的技术，他投递了去美国读研究生的申请，“心里想着出去多学点东西，回来后能更好地报效祖国”。“那时候都没有人出国，也不知道外国是什么样子，就去了。”他调侃。

几行千里母担忧。母亲甚至在他的行囊里准备了手电筒和针线包，“怕美国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”。1981年，那天，黎明的天空还是深邃的蓝，风有点凉，一弯新月斜钉在天边，他攥着一张赴美的机票，揣着100美元、100港币，只身一人上了飞机。

在异国的日子，有新鲜感，“很多同学都跑来宿舍门口看，他们没有见过中国人，听说中国大陆来的人都是青面獠牙的”；也有孤独，见到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，“像见到亲人一样”。

异地求学，其辛酸苦楚难以向他人诉说一二。虽然底子好，能看懂英语文献，但口语是他的软肋，常常连比带划也难以有效沟通。这给课业一向专精的他带来不小的打击，不懂表达，如何向老师同学请教、讨论专业问题呢？课堂上往往气氛热烈，各种真知灼见，而叶国穗只能在一旁着急，以笔代口陈述观点。老师很器重也很关心他：“你连英语都不会说，我怎么放心把事情交给你做呢？”于是，他一边上课一边在餐馆打工，晚上还到专门为留学生开设的辅导班学习英文，时间被排得满满当当。那些日子，他常常一边刷碗一边背诵单词，晨起自说自话般地练习口语，还锲而不舍地恳请当地学生与他进行对话交流。慢慢的，英语口语不再是阻碍，他开始能够自如地和同学讨论作业，独立地完成老师交代的科研任务，争取到更多的机会在实验室、研究所里学习、实践。

天道酬勤。后来，他在密苏里大学微生物学院取得了食品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该校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。满身的荣誉离不开背后无言的付出。冰心说，成功之花，人们往往惊羡它现时的明艳，然而当初，它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，洒满了牺牲的血雨。

博士毕业后，他四处奔走，希冀在美国寻得一方立足之地，却恰逢美国经济大萧条，“发了几百封简历都没人请”。他晃荡在美国街头，看着一个个



叶国穗（右）和澳大利亚现任总理艾保德合照

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与自己擦身而过，他迷茫彷徨。空有一身学识，却无用武之地，难道百无一用是书生？有个在澳大利亚的亲戚建议：“不如来澳大利亚试试，这里环境也不错。”

1990年，误打误撞，叶国穗去了 Manildra Group Companies 求职。面试官让应聘者自我介绍、回答问题，在一群成熟老

练、经验丰富的应聘者中间，初入社会、缺乏经验的叶国穗显得拘谨而稚嫩。在他以为又一次要失望而归时，公司董事长看中他的留美博士学位和出众的科研经历，决定录用他。

就职后，公司让他做一份大型工业酒精厂的管理策划，刚毕业的学生，纵使是高学历，终究缺少了实践经验，哪里懂得如此大型的酒精厂是怎么运作的呢？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，打得通的便是勇者。他想起了董事长录用他时肯定和期许的眼神，决心不能辜负这份知遇之恩。从哪着手呢？他想到大学时代曾和同学一起做的关于化工厂的小组设计作品，也许能够在此基础进行改进。他鼓励自己：“虽然是不成熟的学生作业，但起码有个雏形架构，慢慢来，总能做好。”

实践总是比想法艰难，公司的实际规模比当时的设计更大型更复杂，很多细节都发生了变化，而这牵一发就动全身。他向前辈寻得了公司的资料，可是，如此大型的食品企业，要熟悉其基本情况谈何容易。昏黄灯光下，一份份资料在他指尖划过，在他眼前映过，不仅是浏览，他还得随时在本子上记录下有用的信息。灵活应变结合了公司实际还不够，他在网上搜集成功酒精企业的管理模式作为范例，潜心研究，反复建模尝试，推翻又重来，直到确定了适合公司的策划方案。

方案敲定后，他又马不停蹄地安置厂房、购进设备、培训工人，开始运行，调试，进一步细化优化各个环节，直到工厂全部正常生产，样样他都亲力亲为，不敢马虎任何一个细节，松懈任何一个时刻，终于排除重重困难将纸上谈兵变成了实际实行，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收益。行走在自己一手策划出的酒

精厂里，看着生产线上的工人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业，抚摸着厂房里林立的一件件大型设备，他提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

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他问：“如果让你今天把宿舍打扫干净，能不能做到？”我信心满满：“可以。”他又问：“如果让你一年365天，天天把宿舍打



2012年叶国穗（右）和弟弟叶少健回国参加母校60周年校庆

扫干净，能不能做到？”我没了底气。叶国穗很欣赏德国人的工作态度，“他们打磨一颗螺丝，就真的是一点、一点慢慢地磨，用心尽力”。是脚踏实地，是坚持，支撑着他多年以来的学习、工作。

## 助寒门勤学子 济沧海有志士

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然而，叶国穗走上公益之路，开始捐助他人，是在妻子梁倚玲的带动下。

10年前，梁倚玲想尽自己所能帮帮别人，她和叶国穗商量，觉得粤北地区应该比较贫困，叶国穗说：“人能走大路到达的地方就不是最穷的地方，要到真正偏远的地方去。”

梁倚玲通过教育局，了解到广州增城山区一所小学的情况。但她不想太张扬，就联系了自己高中的同学，以母校“广州市第七中学”的名义来进行捐赠。不仅捐款，听说小学新建了图书馆，她决定捐献一批图书。可喜的是，当她去新华书店采购书籍，书店得知是用以捐助小学的，便将所有书籍都打了折，以表支持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热心的义工虽无力捐款，但主动提供交通工具，帮忙开车运送物资。就这样，五六辆车，一行人，驶过兜兜转转的山路到达了小学。

校方很重视，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。第一笔款项用以捐助30~50个贫困学生，帮助他们完成学业，她让当年的团支书作为代表人捐赠；第二笔款项是捐赠图书，她推了班长上台；第三笔款项是为学校添置体育器材，她让同学代表上台，“希望每个人都参与进来”。梁倚玲自己却悄悄地

坐在人群后面，看着这里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瘦小的身体偷偷地心疼。

那天，她发现学校的窗户都是没有窗帘的，烈日炎炎下，学生的脸颊被晒得红扑扑的。回来后他们马不停蹄地又捐赠了一批窗帘。

叶国穗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是我老婆很热心，不是我，这件事她办完回来了才讲给我听的。”后来，他们一起给父亲的故乡——梅州的“曾宪梓中学”进行了捐赠。

2012年，父亲叶振华先生在澳洲与世长辞，秉承父亲的遗愿，叶国穗和妻子梁倚玲回到母校华南理工大学，以父亲的名义在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30万，设立了“振华教育基金”，用于奖励和支持化工学院的老师和优秀学生，让父亲的科学精神和人格魅力代际流传，影响后人。秉着对后辈的殷切期望，他筹划在2015年底开始资助食品学院的学生到他任职的公司参观、学习，希望能为华工的后来人打开更广阔的天地，正如当年华工为他提供的平台。

也许是身在异国，他对昔日同学很是惦念，常常回国组织、参与同学聚会。不仅如此，还邀请大学同学去澳洲旅游，自己出资赞助：“只要把护照影印一份给我，我帮你们订好来回机票，安排住宿。”后来，有四个同学成行，“其中有两个人很高兴，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”。“如果不支持，也许他们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出去看看了。”

常说，施比受有福，因为施舍者总是拥有高姿态。但他一直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，面对赞美，他急忙摆手：“只是尽自己所能，帮一帮别人。”

好玉需经雕琢，岁月会让珍贵的质地更有分量，以内在和密度对抗外界流动及喧嚣；君子需经沉淀，被生活锤炼过，充满历练痕迹，最终心定意平。这才有了人的品质，生命的状态呈现出一种成熟的圆润。余秋雨说，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，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，一种不理睬哄闹的微笑，一种洗刷了偏激的冷漠，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，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。

已是花甲之年，但他说，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。他仍在澳大利亚的食品公司担任高管，还和妻子梁倚玲一起成立南星地产发展公司，在悉尼市开发房地产，同时在中国山东经营食品包装公司。

真正的平和，不是避开车马喧嚣，是身处闹市，仍能在内心修篱种菊，对一溪云，饮一壶酒。